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職例受降
式殺 聖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馮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東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不設僧不
某故帥見
文在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往來
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鄒石
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
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
爲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
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
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
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
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賀鴻
等攻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也。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

國家大事
登供人之
一第

憤恚益帥冀州耶黑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宿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摔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參政馬搗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義河南洪縣人爲御史糾貪墨決疑獄吏民畏服○江
變果善戰取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款塞者殺
備至既卒
人悲思之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保贊皇人見黎利剽劫羣羣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
賊來攻戰死○貴武陵人善騎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
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後因馬騾等疾
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剿捕以虜卒數百遇
賊貴力
戰而死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野貽知縣廉能平恕吏民
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滿戍
興州未幾驟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平
檄還素前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壁等罪狀悉得
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首捕桂陽州嗣寇龍卯鏡
來諫言卯鏡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步卒

詔年老惟一子今為虞所噬善事多交嶽山神明且虎
死遂制後有告朔州民匿谷庶人德貴財不送官者上
官并劾素易不來生

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薛應旂曰蘇子進謂韓文公能字鱉魚之愚而
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謬是謂素易之謂矣

八月立東殿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
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者
九月擢教授蒲從善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
侍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
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監保與九載考優
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
論他職未舉中所遴選以輔導 宜席者自儀智而下
張瑛嚴倫董龜無非親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
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通理明執守正廷臣

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唐自山。身世。所形多。得人之譽。以勵世。庶幾有此具也。近則視歷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自。近日。穢蕪。考稱。老。謙。謙。曹之。授。猶。勸。焉。而况其。能。殆。天。絕。望。如此。尚。可。望。賜。世。之。物。焉。嗚。呼。世。變。何。可。深。嘆。哉。

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京。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誌卒。

叔誌。岳陽人。知沅縣。多惠政。陞北京刑部員外郎。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誌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誌如得父母。及是。北京宮殿。率。部兵就役。歲餘。卒于北京。鄉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給。祭。儀。滿。而。歸。叔誌。葬。其。喪。其。喪。葬。辰。州。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揚土。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

古者天子
官辨有欲
政欲區說
民深使司
物無以歷
其術實此
代此典不
復天矣或
行仁服德
實此一方

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苑顧張本揚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者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郝縣歲荒民飢競拾草實爲食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窳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郡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

以幸也
仁宗皇帝

故得延其
飛輪不然

其與龍處
之數萬種

于海濱者
卒有二歲

仁心仁
平場千古

仁心仁
平場千古

三

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
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
實、公、應、故、事 泰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
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
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
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乘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
吾亦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
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俺三等屬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實，
乃用金等告周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誦明年正月王先

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塞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約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田。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

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官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五王邸。通爲屋四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

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
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
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
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
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
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
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陳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

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併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賊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爲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詆陋大臣李慶等惡之陽薦暹等才堪牧民遂皆陞爲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七月段民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愼定秘釋與爲解釋人情始安。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

其密此然
具其大臣
夙夜

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然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彭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碎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

上全君德
之美下末
欺言之
得人臣之
以道非者

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
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
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

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勞宅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為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搆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
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原
素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
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沓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悅。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
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它。此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摠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恭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諤、遂安伯陳瑛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輜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典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誡曰：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收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
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
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
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
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
城伯孫亨、新寧伯潭思、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
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
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
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徃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
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
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
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間平報虜復攻萬
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遠擊之上曰不然此
詳謀也虜慮大軍逕搆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
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
駕次通州次玉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唯者○阿魯

台開 車駕親征大懼盡奔其馬墮牛羊輜重于湖深海
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犖畜遂命班
師召諸將論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
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
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
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
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
禮卒

禮字大木永寧人有才幹加諸所功績最著卒之日家
無餘餘然熙元年呂廢言禮與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
年賜副祀

下尚書呂震、寒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緡，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王椿藎謚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新理法，循好學，讀書不輟，音聲接脣，士大夫著論或至夜分，不為慙色。遊牧之業，在宗室中，為最隆，朝廷待之。

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執事，總旗王瑜生、呂俊賢

等伏誅

先是上以疾多不豫中書省奏乞廢皇太子處分
檢邪之徒不便有中書省奏乞廢皇太子處分
之地日說皇太子之短于上前希得見其詐造
毀譽之書傳持于上前上注意高燧以狂誘外人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
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
孟三翰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與州後
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謀謀

定正密以告其甥漢南總旗王瑜瑜駭曰易氏李何為
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閣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
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見所僞標遣謂衆怒搆楊慶養子斬之上顧
高燧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管解計高燧必不預
誠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
瑜遠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

台將犯邊

大抵神及天於彼可與有匹之人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

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

侯陳懋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詞忠安養歸賢臣而亦進瑞光圖招幸為說何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特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
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
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
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特前
鋒罕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
鬼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
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
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
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錢、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四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芻器用成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王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先鋒自効、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

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有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待讀學士曾榮侍講，余鼎爲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閱。

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者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賜祭金。

語語得情
歷之井然

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剿，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論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
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
部落來歸、

六月、車駕次蒼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
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
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

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

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帳。議以六師在外。

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

悉以入內帳。召匠人。銷錫製爲柩。柩成。權斂而銅之。殺匠

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

測。

八月。楊榮等奉。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

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崇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取授。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鴉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

高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舉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蕩陵者，則其餘威

之漢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漢中
國之力其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瓦音見漢高帝百
戰定天下。煥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圍于白登及尉佗之
霸南起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
時南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遠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
時亦有可乘之隙。馬哈木貝慕逆之罪。則魯台又從而
傾之。故吾師得以催瓦剌之強。及到魯台既于瓦剌而
也。先土干又叛之。米用。故我師又得以泰深河之捷。大
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宜。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
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答最悍。其為邊患最劇。
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時。君臣之間多憾。而諸部酋
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使
往使之。豈無

得其要領者。

鄭成曰。文武全才。竟及漢漢。其德則大條。理補密
加人。善任。幾問不行。用兵應變。應智。如德。聯事。問。召。夾
我。先。食。大。將。小。技。盡。軍。等。否。對。才。指。揮。各。情。任。使。指。所
士。卒。同。其。甘。苦。折。王。神。心。不。定。舉。罪。天。降。海。相。顯
殺。軍。錢。衣。銀。中。夜。起。覺。思。說。乾。調。愛。重。名。爵。容。受。直。言
片。却。解。送。真。跡。溢。文。無。事。以。謂。是。下。孫。一。書。萬。言。致

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監日錄記景清在獄中十年家人俱食肉數絕瓶不能搖又上合臣等言與死為鄰愈弱志請書不報同類者止之曰事已如此何可復言臣等曰新道夕死可也五經諸云臣等已死而有存疑年遭遇為隔者大儒獄中請書之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葬則

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賞輔令遣屬諒母喪歸葬命兵部給

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

慶真之典

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

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

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

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

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減賦北直隸山

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

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

以九卿兼
殿閣掌制
實可謂
至之至

言不該事下而借薪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
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
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
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遠○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
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祜中書舍人

縉初被殊遇文皇帝嘗手書大閱十人奏義等名授給
曰汝疏其人最上人者皆與縉相若縉其實對曰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又諒古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侗雖
有才幹不知廉義御賜可謂君子而短于才李至剛誕
而附勢雖才不端實縉秉心易直唯有所生陳瑛刻于
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慈且而詩人怨不極陳洽疎通營
敏亦不失正方宜簿書之才驅僮之心奏上上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已親效除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
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
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昂

得借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給奏示楊士奇曰：今人
半謂籍任士，觀所論託皆有定見也。故其家屬官其子
神。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
林院修撰，二人侍。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
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
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
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
玷朝政。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
國。上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
慙悵。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鎖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固南屏，非封鎖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熒、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諱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做漢

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

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上穿冠麻衣麻經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所服餘文武羣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及士奇等論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朕去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嶺。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起遷至一品。○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論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

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爲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庸爲越王。瞻塔爲襄王。瞻綱爲荆王。瞻煥爲淮王。瞻瑞爲滕王。瞻均爲梁王。瞻庭爲衛王。越勝。梁術。四王後絕國。○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口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置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純詹同管任焉其後竟廢之史官兼之每朝則立非記事入錄則載之爲日曆書言以爲實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以事於記注宣德後寤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設起居注秩從九品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情致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屬事者雖編有詒錄談記類聖神盛德大業則可登述而在洪武時日曆實訓嘗勅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福治交趾徇民所好祛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戒郡邑吏曰新造之邦宜爲撫字政令條畫親爲究心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廉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焉

忌者

誣奏禍有異志

文皇

深惡其妾曰此君于不恭于小人寢其奏福屏交趾上

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

人扶老攜幼送之荒泣不忍別

建曰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

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宇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

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

茲益譟叛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舉以交

南之復失歸答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

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恩之和

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諭曰比年法司之濫

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尤

帝親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

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詔以海性

悍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嚴見優

遠諸人才，并嚴蔽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注外五

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在及軍民中勳衆。○

賜綠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

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

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放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

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
教坊司錦衣衛洗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
者既經人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
軍者亦宥爲民

初

後初念 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旨還其
子甫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
不問方難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致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

其傳其是

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辟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羣牧千戶所。○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司使，復虞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衡

間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語臣
無此言今冒居鄉位慚懼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頗得大臣
體今所犯小過耳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
曰雖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上曰吾有以處之會
吏部言交趾缺廉使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無過
失其復大理鄉時習改授交趾司憲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
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今賜御彩幣
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

任人成
之誠千古

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加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總筵。
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諱辭，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
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絀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
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
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
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諱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
 時○仲○成○嘗○以○事○件○直○運○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
 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
 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
 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黜○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
 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情○後○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
 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
 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明正符此
何故以
爲第
論
代以上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任之意其成王道之
美朕深感卿持齋白米十石彰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
彰春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恩懷懷加賜武侯薛祿
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
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
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
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
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優之既失其時
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獲。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用。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答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各歷履揭諸西序
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
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常奉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
民窳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杲爲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杲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
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
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
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
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七廟方可
爲此言

等四人論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愛
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
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
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
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
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休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
一俸從之。于是揚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
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賓天遠在塞
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

豈爲過多。卿等勿罷。○罷給朝覲官奉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蔽。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湯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幾誤朕。願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

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

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處

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

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

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據

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

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

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按
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固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然

唐若臣未見
其有此也。

平叛一傳
係人典起

仁廟學問
弘深博厚

久誠一時

名賢志士

在右而尤

傾軋不自

謂假勞求

得來其子

惟已治人

之道益加

精密可見

聖學之無

窮際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

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

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

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

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

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

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

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淳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

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專。○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

曆。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

太祖給官
賞到任冊
車之資
仁廟賜臣
王路前案
賈之鈔所
以養廉作
忠之遺均

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
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
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詔
勅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
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鮮有餘費。自今歸省。皆賜
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
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
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
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
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密心造事
細密極矣

韓王冲域、襄陵王冲焮、樂平王冲焮、各獻詩頌。上嘉歎，賜勅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聞，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儒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歿。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儒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國位之計，國亦

快論

此論
通之

何類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

按忠父允誠本鞏州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衆歸附帝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効勞于國克忠後從征虜活力戰而沒進封邵國公益莊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于陣進封進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全日保唐之英志何力無以過云

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

餘杭人

左贊善徐善述

天台人

兼太子

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祭復贈贊善王汝玉

蘇州人

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謙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盡天求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食酒肉。有司上其行。擢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轉學。遂超擢。是職。又有王謙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實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舉廟享禮詔陞
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
忠莊王真加贈少保祭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
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黑朝皆有之我 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爲然至 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講
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顧輔應時而出爲
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明咸休是故在 仁宣時則
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
賢王翺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
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
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黃文傑諸人皆勛名卓著
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祖豆
廟廷之列上以修一代明良之遠下以感一世之豪傑
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
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

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按神宗之刑部御史陳其寧院時爲其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傳成風奸民欲駕禍良善者即造謠言以誹謗爲說一名名於此身家破

並世所宜有也

此其所以爲世所宜有也

論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官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官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額揚士奇等曰。此事須

變起芥山
可見報施
不遠仁
宗曲全
是報載之
次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
漢爲太子詹事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
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
岷王榘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
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人京師潛伺幸有
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

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

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視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

稱子不足誅。道風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塞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歸。

大意大略

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所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

帝王之度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

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光宗亦然

建口。仁廟屢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
轉劑。政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其
商高宗則成康之匹。乎漢文帝宋仁宗未
足多也。惜乎享祚太淺。民之無殊痛哉。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廢典
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講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
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共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台建轉之。言不為無益。須數
舉時弊。一。生近時。以王文體。去鈞棘。為技弊者。未為
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
庶得給。應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

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
蹇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果上
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淚。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

讀此下
客入不
卷二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板二印賜二人
義得憲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庶事日侍左右
榮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
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
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憲忠貞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
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庶之子孫亦知卿勛予於難體
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

后非賢不以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性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畫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
三人有慙色。

原曆微紀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旣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綎。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令。日間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肱。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帝懇個求言，收還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詰重之以繩，慈糾謬，罔書之對，有言必聽，必嘉，必責，兼誘之使言，寒夏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時勉一申教也。時兩楊得君，將能言，而何當此亦默默，耶後來林長懋，陳祥之因，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謙遜之德，未嘗與諸臣恭約嚴謹，久日字洽，一等驕恣，則意謂或成正色訓戒，在東宮清心寡欲，或服寬博，定若儲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語下，萬民歡喜，凡遇水

仁廟在位
未及一年
而已崩
而不可勝
紀使天假
其歷遂游
歷歲不盡
虛語耳

乳齋居露殿和孫凱稜即遣張寬罷補重已竭責加官
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以平知人任用不廷
臣才行高下雖然緩急器使靡不由當引長可用成所
不弃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待是其所甲乙選
喜怒嚴謹邊備不對遠器器皆重或曰民力罷矣
慎毋貪功所至寒擊之而已毋為首禍遂命拔功吾所
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
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窮民除已困家恤民必
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爵察每命所司用人必求實才
授官必責實効業聞直言多見責父前有弗逆無幾梅
瑋雅志儒術務學固詣器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
占必取正周易反者其文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
甚篤少侍太祖臨試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
驚詭作臺禁中時自觀象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
祖宗創業艱難分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
當明祖宗之心當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
又別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
下無雙嗣位之後弘旌法澤養稱仁廟不亦宜乎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皇明通志卷之五十五
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獻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
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
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
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
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
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
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
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

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進催東宮舊條。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蔣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旣而遣戴綸出鎮交趾。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最爲宜。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辨激切。上怒。箠之至死。長懋被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

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獻陵

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剿捕安定曲先諸寇夾擄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起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